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一



紀行

古詩四十首

北征

洙曰後漢班彪更始時避北涼州殺長安作北征賦。鮑曰至德二年公自賊窟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彌年難窶孺弱至餓死者有墨制許自省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有是詩。蘇曰此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忙問家室

蘇曰胡混自金陵歸永安蒼忙下馬問里人曰家室何在。趙曰皇帝言肅宗也二載言至德二載也自鳳翔歸鄜州此之謂北征也蒼忙荒寂之兒。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

許歸蓬華洙曰時房琯得罪甫上言瑄罪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甫謝因稱瑄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赫帝

不省錄詔放甫歸鄜省家。修可曰拜洙曰一辭詣闕下洙曰傳長虞詩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飢。

閣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炎曰言諫免趙曰甫

不忍輕去其君恐君又有過舉而欲諫諍之。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

未已臣甫憤所切洙曰東胡祿山也憤其亂也。趙曰指言安慶緒也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慶緒已

殺其父祿山而襲偽位矣。揮涕戀行在炎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道途猶恍惚

言心憂也。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

蕭瑟洙曰靡靡猶遲遲也詩行邁靡靡蕭瑟言人皆避亂無留居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

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洙曰時肅宗在鳳翔。前登寒山重

屢得飲馬窟洙曰古樂府有飲馬寒山窟行。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

鄭曰潏以律切。洙曰邠州古豳國昔公劉據豳其地開元十三年改豳州為邠周禮雍州川曰涇汭。猛虎立我

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洙曰一作帶。古車轍青雲

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鎖細羅生雜橡栗鄭曰橡徐

兩切櫟實也。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曾曰玉白若截肪黃如

素文齊有醜髮鬢若飛蓬膏如點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沫日言山中草木皆遂其

生而人不逞寧止○修可曰放 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莊子曰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

俗避亂之所 坡陀望廊時鄭曰上芳無切下諸而切○沫日卿時漢武郊祀之所春秋時白狄之也

○修可曰前漢郊祀志秦文公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彭彭曰此上帝之留君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祀白帝焉以此考之鄜時乃文公所作非漢武也 谷巖互出沒疎曰互透互隱見也 我行已

水濱我僕猶木末沫日木末言猶遠也 鳴黃桑野鼠

拱亂穴夜深經戰沫日一作中 場寒月照白骨蘇曰李隱塞上行云寒月

上征壘沙與骨共白胡馬中夜嘶斷腸兮廬客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

秦民殘害為異物沫日翰以兵二十萬守潼關及其敗也火歸遂執以降賊也○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吳質與太子賤亦云陳阮徐生而今各逝以為異物 况我

墮胡塵及歸盡華髮沫日甫先陷賊而亡歸○趙日言盡華髮則其存者於離亂之久見其盡

老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蔡日董先生衣百結 慟哭松聲迥

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

垢膩脚不襪蘇日徐貴妃幼時隱於麻人家蒲身垢膩短衣脚無襪齊皇后見而奇其相以萬金易而商之

○修可曰沈佺期被彈詩云窮困多垢膩 牀頭兩小女補綻纒過膝海圖圻

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魚目曰天吳水神也○修可曰木玄虛海賦天吳衣見而鬚髯 山海經云朝

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虎身入面八手八足八尾青黃也 及紫鳳修可曰山海經云丹穴山有鸞鳥鳳

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趙曰天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 顛倒在短褐沫日一修可

曰當作短音豎蓋傳寫之誤也張衡應問曰士有解短褐而襲繡黻方言曰關西謂襜褕短者為短褐前漢貢禹短褐不完師古短謂童豎所著之襦褐毛布也○定功曰淮南子載窳麻餘牛歌曰短褐短衣適上軒 老夫情懷惡嘔泄

卧數日沫日一作數日卧嘔泄○蘇日邵平不喜聞是非名利事輔間即甚惡數日嘔泄古詩是非添嘔泄 那

沫日一作能 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稠稍羅

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

抹移時施朱鈔狼藉畫眉闊朱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著粉則太白施朱

赤則太生還對童稚蘇曰郭收吾幸生還故鄉善對幼稚雖死心亦足矣似欲忘飢渴

問事競挽鬢蘇曰林詰自回中還鄉兒童輩皆問事爭挽鬢鬢。定功曰曹子建時謝安挽其鬢曰使君於

此不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

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朱曰僖二十四年傳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

外敢不奔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氣蘇曰張子房曰幾日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

妖氣開豁天宇明靜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蘇曰張子房曰幾日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

回鶻列傳云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救勒訛為臧勒臣於突厥至隋世韋紇復叛去自稱回紇回鶻言勇鷲猶鶻

然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蘇曰張騫曰西羌人俗喜馳馬鬪射送兵五

千人朱曰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

勇決所用皆雁鳥騰破敵過朱曰回紇至隋箭疾朱曰回紇其人驍

僵初無首長逐水草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趙曰言

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

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趙曰此正時議以為國家有振復

必專用回紇兵也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

有肅殺禍轉云胡歲勢成擒胡月朱曰隋長孫晟傳曰臣

餘里如雨下垂按兵書各胡命其能以朱曰史思明傳倭皇

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則不能動

故世言乖者為狼狽○鄭曰狽事與古先別姦臣競殖醢

博蓋切狼相負而行曰狼狽同惡隨蕩折不聞夏殷衰中自

誅褒妲鄭曰妲當高反○朱曰褒妲已也此言誅揚貴妲也

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天姬白樂天曰大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茲臣竟短臨同惡隨蕩析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與焉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魯曰周宣王漢桓桓陳將軍洙曰陳將軍玄禮也首謀誅貴妃國忠者

蘇曰漢贊仗鉞宣風奮於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定功曰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結

書曰愛民活國道家所尚又齊高帝手敕王廣之子珍國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淒涼大同殿寂寞

白獸闈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都人望翠華洙曰司馬相如曰建翠華之旗佳

氣向金闕蒼舒曰右按神異經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幣西北入兩闕

園陵洙曰園陵天子所葬之地固有神掃洒數不缺煌煌太宗

業樹立甚宏達中名徒步歸行洙曰許州途經邠州作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洙曰天下英雄惟操與使君趙曰

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趙曰魏賀拔軌稱字文泰曰鳳

翔千官且飽飭洙曰言公私窘迫且飽而巴未能輕肥衣馬不復能輕肥

步歸洙曰甫謂上於鳳翔受左拾遺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

交何必先同調洙曰一作論心誰謂妻子山中哭向天

須公櫪上追風驃洙曰梁邵陵王啓連翩絕景凌若追風

廣韻曰馬黃白色曰驃師曰追風驃言李公有

彭衙行洙曰左傳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縣西有彭衙城注追風逐電甫欲就之一借櫪馬槽也

縣西有彭衙城注追風逐電甫欲就之一借櫪馬槽也

縣西有彭衙城注追風逐電甫欲就之一借櫪馬槽也

縣西有彭衙城注追風逐電甫欲就之一借櫪馬槽也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盡室又徒步逢人多厚顏誅曰書五子之歌顏厚且悒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

貌如面皮厚然故參差谷鳥吟詠曰一不見遊子還

前年秋七月避賊次年春尚不得還故有此句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

其口蘇曰王莽五歲語尤乖父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

事鄭曰強故索苦李餐蘇曰時賊方收錄衣冠汚以為命而避難者方銷晦声跡故託言女

帝而恐虎狼聞也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鄭曰濘

無禦雨誅曰一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誅曰一契闊

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糗糧誅曰擊鼓死生契闊契闊卑

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家窪鄭曰陸

鳥瓜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誅曰陸

高義薄雲云天同家窪蘆子關皆地名也故人故延客已曛黑

舊之人也高義言其恩義高遠皆說孫宰也

紙招我鬼誅曰宋玉為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誅曰

雛爛熳睡師曰衆雛指南喚起霑盤餐彥輔曰僖公二十

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師曰

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鄭曰胡何

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趙曰胡羯之患蓋指言安慶緒蓋

既陷賊而脫身遠行在故

寄此詩感其恩懷其人矣

惟孫宰尚義以所坐之堂而館我况復以盤餐禮之加誰肯艱

恤故甫誓與之結為兄弟示其親愛之誠不相忘也

發秦州 洙曰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十二首

我襄更嬾拙鄭曰嬾魯旱切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洙曰詩適彼樂

土。修。可。曰。莊。子。云。吾。無。糧。我。無。食。師。曰。同。谷。在。京。之。南。不。經。殘。破。故。云。樂。土。無衣思南州洙曰雪賦

裸。壤。重。繒。注。不。衣。國。也。謝。靈。運。詩。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趙。曰。楚。辭。嘉。南。州。之。災。德。南。州。氣。暖。故。思。南。州。漢源十

月交鮑曰唐志漢源同谷郡大槩美同谷風土多暄利於貧士非九月十月之交去秦也天氣如涼

秋草木未黃落洙曰月令文。蘇曰長沙十月草木尚未黃落加之蒸濕北人甚不冝風土况

聞山水洙曰一作東幽栗亭名更佳洙曰今成州栗亭縣下有良田

疇充腸多薯蕷鄭曰上常怒下常怒切。洙曰永和初有採藥於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岩下見一老公

四五年少對執書告之。以飢與之。公物如薯蕷後不復飢。田曰陶隱居云薯蕷處有之掘取食之以充糧圖經云胡閩中出一種根如芋而枝紫色煎煮食之俱美彼上人呼曰諸音殊山海經云景山北望沙澤多諸蕷音与薯蕷同郭璞云根似芋可食江南人呼諸為儲語有輕重耳其實一崖蜜亦易求蘇曰崖蜜乃櫻桃也陸機

崖蜜珠滿藍王子敬帖云山陰崖蜜珠甘嘉得多尤妙本草載石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高山崑石間作之色青赤味小驗食之心煩其蜂黑色似蠶又木蜜呼為食蜜懸樹枝作之又土蜜於土中作之凡蜂作蜜皆須人小便以釀諸花乃得和熟狀似作餡須漿也掌禹錫云按尋常蜜亦有木中或土中作者北方地燥多在土中南方地濕多在木中各隨土地所有而生其蜜一也崖蜜則是

一蜂如陶所說出南方崑崙間生懸崖上蜂大如蠶房著崑崙以長竿刺令蜜出承取之多至二四石入藥用勝於凡蜜張華博物志云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所著曉崑石室非攀緣所及維於山頂藍輦自懸挂下遂得採取洪覺範冷齋夜話載蘇東坡橄欖詩云待得微甘迴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乃云崖蜜事鬼谷子曰照夜清瑩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以子美此詩觀之十月間恐無櫻桃則崖蜜更無異議也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洙曰西都賦鏡

鷺。倦。仰。極。樂。趙。曰。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密。竹。使。徑。迷。方。舟。並。兩。船。也。爾。雅。大。夫。方。舟。雖傷旅寓遠

庶遂平生遊洙曰傷一作云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

非本性蘇曰阮嗣宗頗倦人事應接進退非吾本性。趙曰上子敬過越州見潭壑澄澈清流寫注云山川之美使人

應。接。不。暇。登臨未銷憂洙曰王仲宣登樓賦登茲谿谷無異石

樓。以。四。望。聊。假。日。以。銷。憂。

樓。以。四。望。聊。假。日。以。銷。憂。

樓。以。四。望。聊。假。日。以。銷。憂。

樓。以。四。望。聊。假。日。以。銷。憂。

樓。以。四。望。聊。假。日。以。銷。憂。

樓。以。四。望。聊。假。日。以。銷。憂。

樓。以。四。望。聊。假。日。以。銷。憂。

塞田始微收鄭曰塞先代切 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

隱孤戍洙曰惘一作惘謝玄暉詩曰隱澗疑空 烏啼滿城

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洙曰古詩飲馬長城窟 磊落星月高

鄭曰磊魚音猥切 趙曰古詩兩頭 蒼君忙雲霧浮修可曰瘦信詩寂寞

歲陰窮蒼蒼 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師曰言天地雖寬而吾道彫喪若無

所容亦終於此而已矣故曰吾道長悠悠

赤谷

天寒霜雪繁洙曰正月繁霜 趙曰孔 遊子有所之洙

李陵遊子暮何之 豈但歲月暮洙曰古詩涼涼歲暮又歲月忽已

重來未有期洙曰古詩會面安可 晨發赤谷亭險艱方

自茲洙曰任彦昇晨發富春渚又云滿險方自知 亂石無改轍洙曰曹子建中塗絕無軌改轍登高

岡 趙曰不以亂 我車已載脂洙曰泉水載脂 山深苦多

風洙曰魏文帝古詩行 落日童稚飢洙曰若寒行行日 悄

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洙曰曹子建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

若飢而村墟尚遠煙火無所追求以造飯舊注非 師曰按地理志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三秦記之其阪九回上者

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谷歌曰隴頭流水鳴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南蓋上大隴山故云云謂其阪九回故也

病轉零落洙曰一云飄零 曹子建雲落 故鄉不可思洙曰

懣懣多愁思綿綿多故鄉文帝 常恐死道路洙曰語寧死 永

為高人嗤洙曰古詩但為後世嗤 趙曰後僕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鄭曰縹緲音召切 趙

縹緲音裳 峽形藏堂隍立之曰山臺如堂皇 壁色立積鐵

飛揚貌

徑磨穿蒼蟠

涑曰魏文帝脩條摩倉天常道立深谷下無底也古歌黃鶴摩天極高飛

石與厚地裂脩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

涑曰魏文帝脩條摩倉天常道立深谷下無底也古歌黃鶴摩天極高飛

徒旅慘不悅

涑曰謝靈運徒旅若奔峭顏延年改服飾徒旅首路踟躕險艱又隱閑徒御悲感遲良馬頰

寒長冰橫

魯曰謝靈運石橫水分流

我馬骨正折

鄭曰百熱切

生涯抵孤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二年

趙曰抵者逢

回首

矢則遭用兵之時也飄蓬出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古詩云轉蓬離本根飄飄畏長風

肝肺熱

師曰孤矢言盜賊與也自盜賊竊發以來生涯抵奔不成家計抵奔也肝肺熱言憂則內熱也

鹽井

彥輔曰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

鹵中草木白

涑曰地馬鹵者生鹽也修可曰許慎說文曰鹵也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常困於蓮勺鹵中任蓮勺縣有鹽池廣十餘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礫陽縣

青者官鹽煙

蘇曰郭思岳溪

官作既有程

涑曰程限也

及井歲桴桴

鄭曰古勿心切木名

出車日連連

涑曰駢拇篇

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

涑曰駢拇篇

君子慎止足

修可曰老子知足不辱張景陽詠史詩達人知止足

小人苦喧闐我何良嘆嗟物理固自然

涑曰一云亦固

寒破

鄭曰侯夾切

行邁日悄悄

涑曰詩行邁靡靡又憂心

轉絕岸積阻霾天寒

鄭曰乘理謨皆切

寒峽不可度我實

趙曰度信梅詩

衣裳單

趙曰度信梅詩

况

趙曰度信梅詩

當仲冬交師曰甫自秦至此已十一月故云仲冬交甫於詩皆以年月紀後世有所考其行止也不然何以謂之

許史 泝泝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

荷父鄭曰荷何佐切負也。泝曰候人詩蒹葭與父。蘇曰劉肅退居高嶺恬然自樂謂兒姪曰尔輩當勉力耕春此生何望青雲致身黨免荷

未敢辭路難戈執及其幸亦非細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黃曰身危謂避關輔之讎也 勉強終勞苦蘇曰陶侃勸

神傷山行深秦曰山行深謂經九回坂頗令人傷神 愁破

崖寺古泝曰可曰破除也謂望見法鏡寺 嬋娟碧鮮淨吳曰

寒鐸聚泝曰鐸子六切又所傳切到也。泝曰當安秋與賦庭 蕭撤

回回山根水泝曰山一作一不劉 冉冉

松上雨洩雲蒙清晨泝曰魏都賦窮岫泄雲日月相斲顏延年壯雲已慢慢夕雨亦凄凄。田

初日翳復吐泝曰陶潛

朱甍半光燭鄭曰甍謨

柱策忘前期趙曰說全期云

出泝曰一 蘿已亭午泝曰天台賦羲和亭午 冥冥子規叫

微徑不復取師曰南宮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師曰天下山惟南最多甫自 岡

巒相經亘泝曰盧子諒 雲水氣參錯泝曰蕭雲漢詩巒

林迥破角來天窄泝曰一 壁面削鄭曰窄 磧西五里

難以取就一遊於是前邁故云云

多使如名都泝曰

石鄭曰磧苦美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蘇曰後漢李

得力士反今作漢俯恐坤軸弱蘇曰張化曰日車轉側義和無功

地軸也此言落石之聲勢以其聲震天而日翻曰車魑魅嘯有風鄭

車為之側其勢可以壓地而坤軸為之弱也蘇曰蘇曰何遜詩云林間

上刃知下明初切洙曰天台賦始經魑魅之塗鮑明遠無城賦

水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蘇曰何遜詩云林間

夕風生萬水魑魅嘯工部言亂世無正人使魑魅向風而嘯霜霰浩浩漠漠昨憶踰龍坂

洙曰四愁詩欲往從之隴坂長趙曰漢書天水郡注有高秋

大坂名曰龍坂偶曰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視吳岳

泰伯曰周禮雍州其鎮曰嶽山注云吳岳也漢志吳山左汧縣西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為西岳

東笑蓮花卑見蓮華望北知崆峒薄峒注山名也超

然侔壯觀鄭曰古亂切洙曰景福殿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壯觀司馬相如曰已謂殷寥寥

此天下之壯觀也趙曰言青陽峽山超特而起可侔吳岳之寥寥

寥寥谷何突兀猶趁人及茲嘆冥冥洙曰嘆一作歎趙曰謂

冥冥而不可測也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鄭曰上利如下羊怒切溽濕也不辭辛苦行迫

此短景急洙曰難鶴賦急景周年歐曰石門雲洙曰一雷

隘洙曰一古鎮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澁鄭曰色

也滑胡馬屯成阜洙曰成阜滎陽之間胡馬回紇也趙曰成

也是時乾元二年之冬回紇未反不可防虞此何及後時矣

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洙曰士衡苦哉遠防虞此何及

能罷咆我東鄭曰咆虎豹號我西鄭曰號胡刀切洙曰

石龕

龍門鎮

我蹲虎豹 我後鬼長嘯我前俄又啼 鄭曰俄而中切獸也山鬼雨嘯見前

蘇曰揚大年云俄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合色生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則褥被坐隨之用俄甚愛惜其尾既中毒即斷其尾以謝之惡其為身害也蓋輕捷善緣木後俄之類也趙曰俄乃公之新格劉琨扶風歌止曰鹿遊我前候戲

我劍兩 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 宋曰登高賦白日勿色限賦白日西置岱雲寡色蘇曰梁諤入黔 驅車石合龍下

中山遠林茂鳥道欹危煙霧具指咫尺路迷

仲冬見虹霓 宋曰月令孟冬之月虹藏不見蘇曰惠帝時仲冬虹霓晝見三日國政頽也節令不時諸侯

弄權趙曰虹見非特怪所見也師曰虹陰氣也孟冬之月虹不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於陽有臣侵君之象 伐竹

宋曰 者誰子悲詞上 宋曰 雲梯 趙曰雲梯字起於墨子

為官采美箭前五歲供梁齊 趙曰摘後兩雅東南之美者有

今之山東皆自安史之兵所 苦云直斡盡 鄭曰斡口旱 無 宋曰

在也故采箭可以供官并兵 應 以充提携 宋曰仲冬之月 無 宋曰

日負音無以獻制下 奈何漁陽騎 鄭曰奇 颯颯驚蒸黎

空手元提携故也 積草嶺 宋曰

連峯積長陰 詠曰謂草 白日遞隱見 鄭曰遞待禮切更

一有言日光賦討 颯颯林響爨 鄭曰 慘慘石變狀山分

積草嶺路異明水縣 蘇曰劉安微時 旅泊吾道窮 宋曰

日仲冬曰吾道窮矣 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

諸彦 宋曰 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 趙曰古詩古 來

三諸彦舊注 書語絕妙 宋曰 遠客驚

深春食蔗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宋曰

薛羅若在眼陸士衡

眼中人境曰左太冲詠史詩飲河期滿腹
計定不顧餘魏文帝詩曰眼中無故人

泣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行青泥中泥濘非一時鄭曰寧版築乃定反

勞人功不畏道路鄭曰一作途永反將朱曰一云及此泪没同趙曰

公言反同版築之人白馬為鐵驪朱曰馬青色曰驪小兒成老翁

哀猿鄭曰一作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趙曰詩野有死鹿故用之鹿之所以死以

力窮於泥中走困也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發同谷縣鄭曰同州縣名師曰乾元二年南寓同谷屬饑飲入蜀此詩以下皆沿道起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朱曰文子曰黔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况我飢

愚人焉能尚安宅朱曰聖賢尚不免此吾豈能安宅乎始來茲山中休駕

喜朱曰一作嘉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大臨曰詩父曰

師曰一歲之中凡四行役夏發華州十月離秦州致詩云漢源十月交十一月至成州故云仲冬見虹霓十二月發同谷故云云

忡忡去絕境饒曰忡忡心變貌杳杳更遠適停慘朱曰一龍潭

雲迴首白崖石朱曰一作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朱曰

江淹樽酒送征人握手淚如霰雖舊情深知朱曰一云交情無舊深趙曰

而惜別之情則如故舊之深遠窮老多慘戚夢符曰右史記程公為廷尉

復為廷尉宿客欲至罪臣公乃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跡朱曰

謝靈運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道賢郭景純京華游使客山林隱遁棲去住與願違趙曰林東云

仰慙林間翮朱曰陶潛暉暉出林翮蘇曰裴寧夫主不能如

弗如此物羽翮欲棲出入自得長嘆久之孝祥曰林間鳥尚得休憩而南奔赴無定居反有媿於林間之翮乎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鄭曰首音符謂命車向西行也尚想鳳凰村馬曰依悒不季

冬推乃童

洙曰一作如

稚辛苦赴蜀門

蜀門也

南登木皮嶺

艱險不易論

汗流被我體

洙曰前蜀激流汗相屬也

寒為之暄

洙曰書冬祿寒

遠岫爭輔佐

洙曰謝玄暉窻中列遠岫

千巖自崩

奔

洙曰雪賸瞻山則千岩俱白謝靈運州島驟回合圻岸屢崩奔

始知五嶽外

洙曰一作見

他山尊

趙曰此據其最高而形容之別無它譏意惟工

仰干

塞大明

鄭曰塞悉則切

俯入裂厚坤

師曰自遠岫爭輔佐以下託意譏祿山不

知君臣之義岫尚左右輔佐此山之尊千巖為之崩奔如千官奔走以趨王事者也別有他山尊喻祿山僭稱帝號大明君道也仰

干塞大明言祿山自高大平犯國紀而掩蔽於君俯入裂厚坤言郡縣之地為祿山所割據也

再聞虎豹闢

洙曰劉安招隱士虎豹闢方熊羆咆○蘇曰徐無見孔明曰虎豹再闢必有一傷先生何法格之孔明曰使三分即無闢矣

躅風水昏高有廢閣道

洙曰棧道也

摧折如短轅

洙曰短

下有冬青林

洙曰今之榷枿也○鮑曰木名經冬不彫今所在多有之

石上走長根西

崖特秀發煥若靈芝之繁潤聚金碧氣

洙曰蜀都賦金馬馳先而絕影

碧石雜條忽然而耀若飛連珠金碧之出必厚鳳舞之使

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

洙曰一作

目擊玄圃存

洙曰玄圃涼風在崑崙中見淮南子又庾肩吾有從皇太子出玄圃詩○炎曰莊子目擊

而道存南史梁簡文自於玄圃講老莊之玄圃比木反嶺也崑崙仙翁傳曰崑崙一曰玄圃

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趙曰蓋以崑崙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

洙曰莊子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荀勗曰釋文云險阻道可畏懼者也

渡口

下絕岸

趙曰海賦云絕岸千里

羌池上舟楫

鄭曰羌初加切○趙曰羌緩進之貌起於詩羌池其

杳窅入雲漢

朱曰陸士衡遺響音入於雲漢

天寒荒野外日暮中

流半

趙曰鷓冠子云中流失解一壺千金

我馬向北嘶

洙曰古詩胡馬嘶北風

山猿飲

相喚水清石礚礚

鄭曰魯水切

沙白灘漫漫

洙曰九歌石磊磊磊子寫蔓蔓沈

休文曰每水漫漫 迥洵 洵洵 洵洵 然洗愁辛蘇曰王夷甫得書洗我愁辛 多病一踈

散蘇曰散助遊陸軍山歎曰多病無助針切 趙曰 洪濤越凌亂洪濤 亂蘇曰曹植之舟越洪 臨風蘇曰上去金

獨回首蘇曰王筠臨風長想 攬纒復三嘆蘇曰王夷甫慨然攬纒古詩一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蘇曰冠帽中夜 微月沒已久蘇曰冠帽中夜

崖傾路何難蘇曰謝靈運崖傾路難 洵若溟渤寬蘇曰謝靈運

大江動我前蘇曰謝靈運大江動我前 篙師暗理楫蘇曰謝靈運

手足寒入舟已千憂蘇曰謝靈運 霜濃木石滑風急蘇曰謝靈運

波瀾蘇曰謝靈運 波瀾蘇曰謝靈運 波瀾蘇曰謝靈運

知衆星乾遠遊今人瘦衰疾慙加餐蘇曰謝靈運

飛仙閣

土洵曰一作 門山行窅微徑緣秋蒙蘇曰張儀過太行曰微徑

壑敵踈林洵曰一作 積陰帶奔濤寒月外淡蘇曰見新亭

泊長風中怒號洵曰莊子風作 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蘇曰

洵曰莊子風作

蘇曰莊子風作

蘇曰莊子風作

蘇曰莊子風作

蘇曰莊子風作

蘇曰莊子風作

蘇曰莊子風作

蘇曰莊子風作

蘇曰莊子風作

高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蘇曰李陵人疲馬勞一日三戰○趙曰句法使苦寒行人

司馬多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蘇曰吳律飢飽禁宰人之定分非所苟欲可得也

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宋曰馬援傳吾欲使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五盤魯曰謂棧道盤屈有五重

五盤雖去險山色佳有餘宋曰陶潛山氣曰夕佳仰凌棧道細

宋曰道一作閣漢祖入漢中燒絕棧道俯映江木踈地僻無網罟蘇曰宋王鳥白得玉歎曰此中林幽地僻無網罟彈射宜尔盡其天年

清反多魚趙曰楊雄水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好鳥不妄飛蘇曰淵明鳥飛而知還

野人半巢居宋曰魯運冬居魯魯王京居皆在好鳥之不若野人半巢居太平時亦有巢居子雲巢居知天

喜見淳朴俗天啓曰莊子澆淳散朴坦然心神

舒東郊尚格鬪宋曰費誓東郊不開○蘇曰范魯東郊金車不怠尚思格鬪戰壘兩百攻散民流田畝無

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宋曰曹子建零落隨丘山成都

萬事好豈若歸五廬宋曰行客雖云樂不如早還家陶潛吾亦愛吾廬○十朋曰李白詩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與此同意

龍門閣魯曰按地里志施州清江縣絕壁無尺土趙曰謝靈運云長策尋絕壁

清江下龍門魯曰按地里志施州清江縣絕壁無尺土

長風駕高浪宋曰郭景純吞舟浮海底高浪駕蓬萊趙曰言風駕起之浩浩自

太古宋曰古詩浩浩陰陽移○趙曰浩浩水貌音上聲其在水言之如醴泉湧而浩浩危途中縈盤

仰望垂線縷滑石敢誰鑿宋曰謝靈運危途難能步浮梁

集相柱宋曰西京賦峙遊極於巡柱陸左公形聲飛棟勢起浮柱○趙曰滑石自是石之滑浮梁自是梁之浮舊注所

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宋曰一云飛過雨○趙曰滑石之敢

引雖旁見而其義非也

其義非也

其義非也

浮梁之鳥... 難行之地... 故曰生眩... 頭生風矣... 目眩出史... 心亂目眩... 之昏眩如見... 雜花之墮... 落頭風出... 魏太祖讀... 陳琳檄... 章頭風自愈... 頃或生風... 如過雨之吹... 百年不敢料... 洙曰潘安... 仁人生天... 地間皆言其地... 險絕而然也... 百年與廢... 長短一隊... 那得取飽... 間洙曰一... 經瞿塘... 洙曰吾勃敢... 辨也... 峽足見渡... 大庾洙曰... 大庾嶺名... 趙曰以... 龍門閣之... 險峻推... 前之終身... 歷艱險... 恐懼從此... 數師曰瞿... 塘大庾... 雖險不若... 恐懼若... 出劫數... 險阻之夷... 當從此為... 始也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

唐曰日自冬至節後旋長宮中以紅線量日影長至遂添一線

山晚半天赤

何曰謂反照也

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

洙曰江淹詩嶺山多奇石

石

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

夢符曰左按郭璞江賦迅澗臨虛以騁巧孤樓登危而雍容

清

暉回群鷗

洙曰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

暝色帶遠客

洙曰謝靈運林壑歛暝色

羈

栖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懦嬰

鄭曰上錫山下如卧切弱也不

獨凍餒迫優遊謝康樂

洙曰晉謝安暉也○修可曰謝玄暉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

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詩家稱康樂乃靈運非玄暉也以南史考之謝安傳云謝暉為韻語詩大勸靈運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三籍傳云籍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台也殆無嫌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籍籍如仲尼之有丘明武陵昭王華傳云華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孝謝靈運躡高帝曰康樂放蕩作躡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簡文與湘東王書云時有微謝康樂裴鴻臚文者抑亦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糴粘亦謂靈運也因是詩注以康樂為謝玄故詳辨之云放

浪陶彭澤

洙曰陶潛彭澤令

吾妻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洙曰一作所

○師古曰謝陶輩優游放浪無所繫帶今甫未能自由此於二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柏渡

鄭曰桔居屑切

青冥寒江渡

趙曰楚辭擿青冥而擲虹青青冥冥高遠之貌

駕竹為長橋竿濕煙

漠漠

洙曰云竹竿濕漠漠謝玄暉生煙紛漠漠

江水風蕭蕭

洙曰水一作永風蕭蕭兮易水寒

連竿動嫋娜鄭曰竿測拍切嫋乃了反娜奴可切○朱征

衣颯飄颻急流鷁鷁散鄭曰上博好下五歷切○朱曰西

絕岸鼉鼉驕魯曰鷁鷁喻舟船也○西轅自

茲異東逝不可要高通荆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

顧眄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曾前登但山椒朱曰桔柏

劍閣魯曰自蜀出漢中皆自是故以門名

惟天有設險朱曰比有劍門天設之險○蘇曰許襄閔河阻

下壯蘇曰壯敢助至蜀見劍門關乃歎曰天下壯連山抱西南

石角皆北向朱曰劍山主石皆向北如拜伏狀○趙曰此言地

兩崖崇墉倚趙曰即是詩其崇如墉非崇墉

刻畫城郭狀朱曰蜀郡賦金城石郭兼回一夫

怒臨關朱曰一白萬未可傍岷峨氣淒愴

珠玉走中原蘇曰陳涉珠玉无

三皇五帝前蘇曰王子淵三皇五帝前雞

犬莫相放朱曰相一云自蜀後王尚柔遠朱曰書柔職

貢道已喪朱曰朱雲諸侯分權擅據割地土不復有職貢之道

至今英雄人蘇曰章邯遂使英高視見

蘇曰章邯遂使英

蘇曰章邯遂使英

蘇曰章邯遂使英

蘇曰章邯遂使英

蘇曰章邯遂使英

霸王

蘇曰霸王

并吞與割據

沐曰李特送流人至劍門箕踞四顧太息曰劉禪有此形

勢而東幸於人乎遂潛謀割據

極力不相讓

趙曰遂使英雄者見霸王特在或吞或割據皆極

刀為之而不讓

吾將罪真宰

朱曰見前注。趙曰莊子若

意與鏗壘嶂

蘇曰鏗壘嶂蘇曰表益曰諸公欲鏗連壘嶂而造物復如何

○趙曰蕭書

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公孫述後漢劉備

晉李雄王建品知祥之屬皆曰因中原多事特險割據也。趙曰末四句則公之忠憤之辭矣。師曰恐當肅宗中原未平之日偶復

為害據之禍者是以臨風惆悵而為國家默為之慮也

鹿頭山

彥輔曰按地理志漢州德陽縣有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

趙曰西都賦之言宮室曰狀迢迢以亭亭陸士衡詩願保金石

軀軀安

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

朱曰自秦入蜀山嶺重復極為險阻及下鹿頭

關東望成都天野千里蒼茫

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

京華

一云咸京。蒼舒曰右按文選張孟陽劍閣銘曰維蜀之門作固依鎮是曰劍閣壁立萬仞鄠元水經注曰劍成北去大劍三十里

連山絕險飛閣相連故謂之劍閣。田曰鍾會平蜀至綿谷語左校曰山川懸遠已盡咫尺劍門不可開越何計入蜀公可籌度

及茲阻險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

鄭曰間居其切。師曰昔魏吳蜀三分天下劉備據此一方以建霸下之業故云云

天下今一家

朱曰隋書

今天下一家。韓曰今鼎

雲端失雙闕

沐曰華關雙闕重門洞開又飛陛臨雲端

○夢符曰右按神異記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俠

嵯峨雙闕萬丈餘。公與孫遊天台賦雙闕雲竦以文路瓊臺中

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隱映於高岬巖嶺之啓蒙記注

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雲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異具。趙

之闕也祖於元聖本紀曰許由欲觀帝音曰帝坐其堂而雙闕君

不復見矣

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兀

鄭曰碑即兀切危

中作留都賦江漢烟靈世載其英樹若若相如嶠若君平有文

王褒晴暉而秀發揚雄令章草而更生揚揚雄馬馬指如

一依 令人傷師曰揚馬二子皆蜀人有文章皆不顯用於漢用至此追思二子亦若已之不遭其時也何

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高曰紆餘廣遠貌脂膏地言其肥沃也慘澹豪華窟

朱曰蜀都賦外負銅梁於岩渠內函要害以膏腴○趙曰成都富饒之地故公指為脂膏也豪華窟見郭璞云京華遊俠窟公變其

字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箕公柱石姿論道邦國

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朱曰公謂僕射裴公冕也言裴公為尹尚有歲月之期

此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可以見杜公初來成都非為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修可曰是詩子美寓意深矣淮南子曰西景垂在闕端謂之桑榆也說曰桑榆之景理無

遠昭今也日薄桑榆而其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裳則不能遠照矣以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內也初月不

高出眾星尚爭光而俞肅宗即位未久而史思明之徒尚在也蓋肅宗於天寶之丁酉而子美乾元庚子

至成都以其時考之故知其寓意如此也○鄭曰劍南西路蜀州也

翳翳桑榆日朱曰歸去來景翳翳以將入東觀記中之桑榆江淹曾是追桑榆歲暮從所東○趙曰桑榆晚

日照我征衣裳蘇曰團圓江上月照我征衣裳○趙曰沈也我

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蘇曰曹植與陳琳疏曰昔與子西園聯鑣遊○語笑嚮今忽睽別在天一

方後會邈然莫可得也古詩曰各在天一方甫亦全用又云各在天一匪觀子美詩固知為後世史不虛語矣○劉曰成都偏在西

故云天但逢新人民朱曰曹子建不見耆舊老但覩新未卜

見故鄉大江東流去朱曰謝玄暉遊子去日長行去日苦

多曾城填華屋鄭曰填陟刃切定也○朱曰西都賦闡城溢郭旁流百壘曹子建生有華髮處○趙曰曾

城晉述之城在南山子云崑崙山上有曾城九重華屋史記平原君傳軼血於華屋之下季冬樹木蒼

西都賦靈草冬榮神木叢生東京賦脩竹冬青蜀都賦寒卉冬馥高唐云木冬榮○趙曰前於發同谷縣題下公自注云乾元二年

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而今詩云季冬樹木蒼則至成都乃是月也元祐中胡資政守蜀作草堂詩碑引云先生至成都

月日不可考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篁朱曰曹子建名都

蓋不詳此也信美無與適朱曰王仲宣登樓賦雖信美而

年語吹笙鼓篁○蒼舒曰右按漢志云勃陽之問一都會也

非吾士之管側身望川梁洙曰四愁詩側身西望涕鳥雀

夜各歸中原杳茫茫趙曰觀衆鳥識巢而夜歸乃思初月

出不高衆星尚爭光師曰初月喻肅宗初即位衆自古有

羈旅我何苦哀傷洙曰鮑明遠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長

衆星之行列方畢昂出於東方九辨云仰明月而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洙曰古詩歲豈惟長

兒童自覺成老醜洙曰阮籍詩朝爲美常恐性坦率失

身為杯酒洙曰古詩夫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洙曰一

後洙曰前漢郭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蘇曰邢充曾

○趙曰此言喪失其身特以愛酒而已所以以下有折節云昔如

縱壑魚洙曰王子淵頌如今如喪家狗洙曰孔子謂繫既

無遊方戀洙曰所遊必有方又君子遊必擇方○趙曰禮記所

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

意青草湖洙曰青草扁舟落吾手蘇曰張翰曰不意吳眷

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

兒敲紅旗此樂幾洙曰一難朽日車隱崑崙洙曰莊子

鳥雀噪戶牖蘇曰徐騏養素曠蕩居少室山波濤未

足慰三峽徒雷吼洙曰七發將以八月望與諸侯遠方交遊

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洙曰黃屋斤

終作適荆蠻洙曰王仲宣十哀詩西

日吐蕃陷京師代宗出

符而地遠所未知也

捐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留安排用莊叟待終處順故安排

趙曰莊子寧排化去乃入于寥天一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揚帆采石華

挂席拾海月趙曰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

說題云南斗吳地也東皇之廟隨雲而拜之南斗之地排席而上

之非商吳楚而然乎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蘇曰韓斐送李定

曰因風示信慰我跋仰定出上東門陸斐手

曰有使即寄書以通安好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魯曰詩云終窶且貧窶賤也筋力豈能及趙曰使老者

禮征途乃作復侵星朱曰鮑明遠侵星赴得使諸病

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裝逐徒旅鄭曰飯昌六

激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鄭曰陸立切汀洲稍

踈散何曰岸行坦夷也風景開快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

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徒更灑揚朱

泣朱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哭揚朱泣多歧師曰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魯曰地理

在梓州東南北三十里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志通泉縣

溪衣行自濕亭午氣始散朱曰天台賦羲和冬温蚊蚋

在人遠鳧鴨亂高曰行人少也登頓生曾陰朱曰江文通日落

生歌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

麗朱曰劉公幹綺麗不可忘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

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修可曰孔子嘆鳳去國同王粲

朱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避地荆州後為魏侍中在荆州日嘗思歸因登樓作賦○趙曰王粲漢獻帝西遷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其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蠻○師曰昔魏王粲去國來依劉表甫去杜鄩而游蜀豈不同王粲之去國乎
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朱曰時盜賊縱橫政役煩重而民不安居

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

歸意速趙曰此言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意速不復數之矣秋花錦石誰復

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朱曰賢者避地趙曰公以九月自梓往閬至十一月而後歸梓

發劉郎浦

鮑曰先主納吳女處也呂溫詩云吳蜀成婚此水尋真珠步障障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鄭曰在荆州○宋曰浦屬涇州南擬下峽過衡陽有此作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夢符曰右按江陵圖經劉郎浦左右首縣浦或作伏○趙曰自公安縣欲往岳州所經行之處○孫曰亭高貌謂日正高也

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朱曰言多盜賊也○趙曰張孟陽云盜賊如豺虎十日北

風風未回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厭伴漁人宿黃帽

青鞋歸去來趙曰雖在江湖厭與漁人為伴乃欲深藏高隱矣○沈曰黃帽乃箬冠青鞋乃芒鞋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不敢繫

回塘澹暮色日沒眾星

青燈死分翳朱曰青言無光也窮途

多後異亂世少恩惠朱曰以世亂故因恩惠少而窮多後異也趙曰俊異之士在窮途則膏澤不下於

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民而亂世少恩惠其因心惠即非是亂世少恩惠以致後異之窮舊注非

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洙曰聖人作易與民同憂患也其言象皆示於彖繫。趙

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師曰分發半晴也青灯言無光也窮途多後異言後異之士多困於窮賤而愚昧多取富貴也亂世少恩忠言賦沒橫出而民不蒙其澤也草草勞兒卒歲謂終歲勤勤斯文憂患餘言彖繫之作在仲尼不遇之日自古文士多因憂患中而作文甫是詩之作盡亦憤懣而有所激目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

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

洙曰網罟先王所以養民也而後王反以為業賦放所以平民也而後世反以害民。趙曰鳥數出求食所以自斃魚斃潛而獨驚所以求活而小民利之網羅其鳥罟罟其魚害物之生成此公碧反傷前王之設法也易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舊注非

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

以干戈未寧故崩迫而情為目開。趙曰開放此情懷於終日征行之間。師曰歌者為商旅哭者為征夫行邁有期程言陸行有準定也孤舟似昨日言水行不見進借魚亦獨驚言橫政猶加乎幽素之地網罟先王所以養民後世反以此而害物賦斂所以平民而後世反以此而肆暴苛虐非不茂也征帆終日凌轉所以不能遂性微物尚然況百姓乎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

洙曰南岳衡山也相流湘江也和風引桂楫

趙曰梁元帝鳥楫曲云少棠作船桂為楫春日漲雲岑回首過津口而多楓

樹林

洙曰楓木名。趙曰元籍渾懷詩云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舊注云楓木名大誤矣白魚困

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恨通塞惻隱仁者心

不足道而仁者於物每惻隱其困寒矣。師曰南岳衡山湘江已遠故衡山日近甫從夔州也。趙曰南岳衡山湘江已迴道言水道回環魚鳥皆有生者也鳥喧嘉音而魚困密網或塞或通亦猶人有幸有不幸此所以惻仁者之心也公亮餘

不盡酒膝有無聲琴瑟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無君子故獨開襟而已。修可曰即陶淵明有琴而無絃也王仲宣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

次空靈岸

鄭曰空靈當依空於鄴元水經湘水縣有空船峽十道四番志云湘水空於難

汨汨逆素浪

鄭曰汨音雲

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

所歷妙空靈霞石峻楓枯

朱曰一作枯。鄭曰古活切木名

隱奔峭

奔奔流也峭危峭也。趙曰謝靈運云徒旅苦奔峭李善注云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陀許慎曰陀落也然奔亦落之義

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

朱曰為山嶺峭峻故偏照也。蘇曰陳嬪妃白日照然亦有漏照之類

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嘯

師曰逆素浪言溯流也展清眺言去巴蜀之阻斬入寬平之鄉

括乃括拍也奔奔峭謂峯峭白日亦偏照言嶺亦互為日所出沒甫至此喜其景物佳欲託居焉故曰終焉託長嘯

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廻

帆觀賞延佳處領其要

宿花石戍

鄭曰鄧慎思云在峽州鳳臺子以謂此詩在潭衡之間作謂在巴峽非也十道志潭

州相潭縣北二十里有錦石區疑花石即錦石

午辭空靈山夕得花石戍

朱曰空靈在歸州花石戍屬陝州。鮑曰唐志潭州長沙有花

石戍舊注云峽州之戍也。夢符曰右按歸州圖經空於峽東西四里在峽州夷陵縣界山經云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神龜下

鄴道元曰江之左岸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過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長數丈父老傳云昔洪水時人泊舟崖側以燼

燼插之至今在焉十道志云歸有空於峽又有大注水注之崖產花紋石土人採為觀空靈當作空於

水朱曰一作山自白狗峽至空靈山花石皆開闢之峽木雜今古樹地蒸南風盛春

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理

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

罷音疲。朱曰罷人言民困於征役而罷散不在村不安居也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

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

朱曰安史之亂王命之所及者

天楚蜀而已。夢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史倚相誦祈招之詩曰祈招之禧禧德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朱曰檄下情不上達也。趙曰山東之河北也安史

之亂唯吳楚知所尊王命故欲扣君門而為之滅征賦也。師曰開關水言天地開闢已來有此峽水非禹之所鑿也。四時多南風其地春熱宋王九辨皇天分平四時兮竊獨悲此稟然白露既下降百草芳穡離披此梧楸四序平分寒暑自有節何此地之氣候差互乎乃知天地造化治亂之理亦無常數也。盤藤輪言藤蔓盤結如車輪繫人言民困於賦役通竄而不安居也。下令成征賦言無人以重斂請於君薄賦以恤民也。

早發

有求常自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

趙曰以斯文自任衆所共知而朋友故舊之多自是驅馳頻併矣早行篙師怠席挂風不正

誅曰席張帶以為帆也風不正不順風昔人戒垂堂誅曰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則奚

奔命修可曰傳云一歲七奔命壽翻黑蛟躍日出黃霞映誅曰鮑明遠騰

沙樹黃雲務翻浪揚曰煩促瘴豈侵頰倚睡未醒誅曰未一作還

僕夫問盥櫛暮顏誅曰一靦青鏡鄭曰靦也典切。朱曰暮衰也靦媿也言

喜頰衰靦有媿於對鏡也隨意簪葛巾仰斬林花盛側聞夜來寇

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誅曰謂有求於人也薇

蔽餓首陽誅曰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下采薇蔽而食之遂至餓死也粟馬資

歷聘誅曰六國以粟馬賤子欲適從疑悞此二柄誅曰二柄謂采

薇及歷聘也。論曰無求則無慮凡有求者不免有憂文所以明道泥於文者亦吾之病君子以文會友以此故多朋友也。煩促瘴豈侵言迫於煩熱豈不為瘴毒所傷乎頰倚睡未醒為早行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蘇秦張儀資六國以歷聘此二柄者一出一處使人疑悞今甫欲從其一故云賤子欲適從適音的主也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誅曰參錯雲石互相雜然也坡陀風濤壯誅曰坡陀風濤壯風浪也。趙曰

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晚洲適知名梅曰晚洲非素有名秀

梅曰坡陀高大貌色固異狀誅曰言其狀不一也掉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大觀

殃誅曰代宗時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帥崔瓘王國良因之而反烈火發中夜高煙燹上蒼

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鄭曰沅湘二水名沅在象郡湘即湘江福善理

顛倒明徵天莽浩誅曰九歌令沅湘子無波阮籍曠野奔荒浩○趙曰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明徵

定保令以崔帥之謹而被禍則福善之理豈不顛倒明證於天豈不莽莽乎銷魂避飛鏑累足穿

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胝研瘡誅曰言辟亂奔走危窘如穿豺狼間行也心痛悼喪

乱如忍棘刺手足胝胼而成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以客幸脫免

暮年慙激昂誅曰幸於免患也蕭條向水陸田沒隨漁商報主

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誅曰老報主病不可入朝故不免委身薄俗鬱鬱回剛腸而已

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誅曰禮記善待問者如撞鐘謝靈運溯流觸鷺驚急臨圻阻參錯○趙曰禮記善待問者如撞鐘疏云春謂擊也以爲声之形容言擊鍾每一春而爲一容然後尺

片帆在柳岸誅曰柳地名○鄭曰柳丑

名園林功桂陽縣通郭前衡陽誅曰衡州也華表雲鳥埤鄭曰賓

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趙曰三代世表會旗亭於櫓也櫓者城上守禦望樓城隍者城下之塚也中有古刺

史朱曰言其愛民蒞盛才冠巖廊趙曰祖出武帝制曰舜游巖廊之上文穎注曰殿下

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趙曰言刺史乃柱石之臣獨坐御史也風霜則御史

任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朱曰公自言得侍御史如間瓊樹然陸士衡四坐咸同志

羽觴不可筭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注羽觴謂其置鳥羽於觴以急飲也○余曰晉東晉傳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哲曰昔周公

無倫再縷城洛邑因流水以凡酒逸詩云羽觴隨波蓋言觴輕如鳥羽之飛也原叔謂鳥羽於觴以急飲恐非也

縷已安蒼黃劇孟七國畏誅曰前漢游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

馬鄉四傳東討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率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爲一敵國云

賦良朱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子虛上林賦並載漢史傳門闌蘇生在誅曰蘇生

詩御 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朱曰末章皆美

御史也。趙曰劇白馬卿以比刺史白起以比蘇渙公自注蘇生侍御與則渙在崔公異之幕而其人勇銳故用白起以比其為將

公於未章自注云聞崔侍選乞師于洪府帥已至袁州比此所謂問罪凱歌者乎富形勢則以兵之形勢精強也 氛埃

期必掃蚊蚋焉能當趙曰氛埃蚊蚋橘朱曰一作橘井舊地

宅仙山引舟航趙曰見橘井尚高寨注見蓬萊如可到注

曰以庭前橘葉神使病者以井水服病即愈仙山則指言蘇仙所嶺山公謀欲往也 此行厭暑雨厭土聞清涼朱曰言親刺

炎暑。趙曰此指言郴州矣公詩意曰郴州頗涼冷 諸舅剖符

近朱曰言諸舅皆作郡趙曰公詩每以崔開絨書扎光嶺

蔡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揔外家養朱曰陳書江揔字

于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勳名重當時多所鍾 謝安

愛常謂揔曰尔操行殊異神彩英秀後之知名當出吾右

乘興長朱曰謝安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无

吏何遠又與孫綽等汎海吟嘯自若 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

凰朱曰下流自言也言已非珍異然得所託也趙曰公自謙其

之意自謙其不暇擇木非若鸞凰之意自謙其不暇擇木非若鸞

凰非梧桐不栖故至亦鸞凰也 我師嵇叔夜朱曰嵇靜寡欲

趙曰公自言其放曠癩散如嵇康 世賢張子房朱曰彼椽張勸趙曰柴荆

既樂土趙曰言鵬路觀翱翔朱曰寄居樂土當日觀刺史為

拍衡州刺史矣鵬路莊子云九万里者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

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

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鄭曰耒陽衡州

屬縣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列女家風流吾賢紹

朱曰尺素書也史刺客傳聶政殺韓相自死其姊嬰伏尸哭極哀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期翰林後屈跡縣邑小

朱曰言聶之才宜在翰苑而反屈跡縣邑○趙曰蔡伯山本前朝作前朝其說是豈聶之入或祖嘗任翰林之職乎 知我

礙端濤半旬獲浩羔 趙曰羔以沼切大水貌也 麾下殺

元戎湖邊有飛旄 朱曰潭州職所殺其帥崔權子美醉亂而往衡州故也飛旄素旌也使公上武昌出

石頭百姓看於岸上歌曰使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使公還揚州白馬引素旄素旄乃使尋亡也○趙曰即臧玠殺衛瓘也崔註所引使公事非飛旄字所出 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

驚猿採捷仰羨鶴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量且清醪 朱曰張平子鬱鬱不得志詩憂心悄悄蜀都賦猿狖騰希而競捷又置酒高堂觴以醪清昔子建煎羊宰肥牛言聶以肥羊清醪乃見於禮也○鄭曰醪音沼切酒清曰醪○修可曰曹子建七啓云乃有春醪酒康狄所營揚雄酒賦云其味有且城醪醪蒼梧醪清酒也

杜詩一本作清縹故兩載之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禮過宰肥羊言聶令待遇厚故也○夢符曰右按揚雄酒賦曰其味有且城醪醪蒼梧醪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醖夏成酒經曰空桑穢醖醖以稷麥以成醪醪酒之始也烏梅女麩甜醪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又按張平子南郡酒別九醖甘 人非西喻蜀 朱曰唐蒙通夜

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 與在北坑趙

朱曰秦將白起破趙四十餘萬軍遂降秦起悉坑之 方行柳岸靜未話長沙擾 朱曰

玠殺崔權長沙擾亂也○趙曰公自注甚明按唐史大曆五年夏四月八日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觀察使崔權 崔師乞

已至豐卒用矜少 鄭曰豐里第 問罪消息真開顏甜亭

朱曰聞崔侍御濕乞師于洪州師已至袁州北陽中丞琳問罪將士皆自豐上達長沙○師曰狄相孫指兼謨也南史孔休源

為晉安王長史武帝敕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兼謨善人倫風鑒許聶宰以人倫之表言聶才宜在翰林而反屈跡小縣

知我礙端濤以甫阻水也浩羔水大貌麾下殺元戎指臧玠殺崔權也飛旄言權之喪揚素旄也甫避亂衡州屬江漲不得去故云

孤舟增鬱鬱後採善跳擲鸛鶴善飛翔甫阻水恨不能如猿採與鸛鶴也矯舉也曹子建七啓云乃有春清醪酒康狄所營注醪正

寺十一

廿九

寺十一

寺十一

寺十一

妙切青門匹色揚旌酒賦云蒼梧醪清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漣
過罕肥羊言聶令待遇之厚也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吏卒巴蜀
大驚馬上聞之使司馬相如作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秦符白起
破趙四十餘萬軍悉坑之南意謂臧玠之徒不可以言喻之且若
趙卒坑之故云與在北坑趙柳岸靜論衡州無恙長沙擾拍玠之
亂崔異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揚子彬將士又自澧州達長
沙故甫得以開顏
而喜叛徒見擒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一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十四